

WMDDXSD

我们的大学时代

主编 李麟

人生笔记

1925-1998

北 岳 文 艺 出 版 社

人生笔记

——我们的大学时代

李 麟 主编

北岳文艺出版社

人生笔记
——我们的大学时代

李麟 主编

*

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太原市解放路46号楼)

太原市昌宏印刷厂印刷

*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0.25 字数:228千字

2000年2月第1版 2000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册

*

ISBN 7-5378-2021-X
G·1955 定价:14.80元

前 言

大学时代,应该是我们人生最美好、最值得留恋和回忆的时代。这里有我们最纯真的同学间友谊,有我们最甜美的初恋的甘醇。大学,那是一个充满激情、可以让我们意志昂扬、指点江山的幸福乐园;是个满灌着风花雪月的故事,无聊时可以让我们毫无顾忌地神侃的“伊甸园”。这是一方尚未被我们社会恶习所污染的净土,也是社会前沿最敏感的雷区。我们既能在这神圣的殿堂里欣赏到社会历史潮流的最优美动听的音符,也无可避免地接纳了一些和社会摩擦、冲突的不协调噪音……

回首历史,那些足以让人震聋发聩的大事件,无不打上学生运动的烙印。1919年的“五四”运动,1936年的“双十二”运动,1939年的“一二九”运动……,二十世纪——一部沉甸甸的中国百年发展史,正是凝聚在了中国大学校园小小的天地方寸之间——水珠虽小,却足以反映出太阳的光辉。

想一件事情容易,但具体做起来却要困难得多。

这本书虽然篇幅不大,但涵盖的范围极广。纵贯近百年,横穿数万里。每一点、每根线都得能纵横交错地贯穿起来……我们从南到北地连续奔波,自东至西地繁忙穿梭,北京、上海、天津、武汉……九旬老翁、二八青年……历史上的关键年,关键事件……,所有这一切,凝结成了今天的这一篇篇饱蘸着每个莘莘学子今天和过去的热血青春的文字。

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返。

新世纪初,让我们重温这段青春,也许会给我们跨入新世纪留下一个新的启示。

李 麟

2000.1

目 录

前 言

二十 年代

- 1 70 年前的那段大学生生活
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 25 级 靳极苍

三十 年代

- 9 抗战前夕东北大学生活断忆
东北大学中国文学系 33 级 景思闵

- 27 沧海桑田话往昔
无锡国立专修学院国学系 35 级 姚奠中

四十 年代

- 33 追求进步 追求真理
中央大学哲学系 48 级(北京大学哲学系 52 届) 余维琮

五十年代

- | | | | |
|----|---------------|----------------|-----|
| 41 | 清华旧事 | 清华大学中文系 51 级 | 傅璇琮 |
| 45 | 闪亮的日子 | 北京俄语专修学院 52 级 | 张文郁 |
| 51 | 积极要求进步的那个年代 | 东北师范大学政治系 53 级 | 郭翠田 |
| 63 | “为了自己弄清问题”的代价 | 北京大学哲学系 55 级 | 杜镇远 |
| 73 | 永不磨灭的记忆 | 南开大学数学力学系 56 级 | 梁嘉华 |
| 79 | 青春的历程 |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 56 级 | 戴屏吉 |
| 87 | 大学二三事 | 北京艺术学院 57 级 | 史秉有 |

95	喜也是歌 悲也是歌	复旦大学数学系 58 级 李庆士
105	苦中作乐的大学生活	河北大学哲学系 59 级 王佩爽
111	大学生活小忆	天津大学化工系 59 级 陈 绪
121	往事如烟	太原工学院电机系 59 级 如 如
六十 年代		
137	那一连串的政治运动	南开大学中文系 60 级 阎凤梧
149	大学轶事	太原工学院土木系 61 级 蔡中民
161	回忆在人大的日子	中国人民大学语言文学系 61 级 陈世杰

七十年代

- 169 我是工农兵学员
山西大学中文系 75 级 李 晋
- 185 特殊年月的大学
山西大学外语系 76 级 肖红萍
- 191 我的大学——一个苦涩的话题
山西农业大学 76 级 亢成业
- 199 珍贵的大学生活
山东大学历史系 77 级 秦志敏
- 205 那时候,我们不会谈恋爱
吉林农业大学 79 级 董俊才

八十年代

- 211 往事悠悠
南京大学自动化系 82 级 黎 若
- 219 那年,那场分配……
山西大学哲学系 84 级 李 琳

231 在复旦的日日夜夜
复旦大学经济系 84 级 何奎柱

261 大学随想
北京师范大学经济系 85 级 王新建

273 北大 4 年,我收获了什么
北京大学历史系 87 级 边 军

281 一个 91 届大学生的日记
兰州大学 87 级 乔 琰

291 收获
山东大学中文系 87 级 黄海波

299 魂牵财大
中南财经大学政法系 89 级 边 鹰

九十年
年代

309 蓝色“伊甸园”之梦
山东大学数学系 94 级 王雷荣

315 后记

70 年前的那段大学生生活

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 25 级 靳极苍

“坎坎坷坷九十年，风风雨雨多变迁”，这便是我的一生。看着身边的年轻人在大学里幸福地成长，总不免使我回想起我的大学生活。那是一段刻苦铭心的经历。

文曲星下凡

二十年代，全国的好大学几乎都在

北京,其中最著名的是国立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大学、北洋大学。清华当时还未成立,只是作为留洋预备学校,燕京大学也只是个教会学校。那时候的大学都是各自考试的,所以每年大约有 3000 名考生云集北京,参加考试。这其中大多是自信有根底,家里经济靠得住的。自然,功课不自信的不敢考。家庭经济不好的也不能去。

我的家在河北保定一个极偏僻的山村,家里有粮食,没有钱,可是那时粮食又不值钱。报考的时候,我仔细盘算过:上北洋大学,每年需要 280 块;北大,每年需要 200 块;师大则是官费。所以我更想上师大。能不能上,不敢说。我只是凭心志,大胆来到北京。我的父母兄弟差不多全是目不识丁的农民,只有三哥认识几个字。在新中国成立以前,文盲遍地都是!侥幸至极,1925 年我竟一下子考上了三所最著名的大学。

等我回到县里,县里的人疯狂似地欢迎我。因为这方圆一百多里还没有上大学的,更不用说考上三所大学了!县参事会、议事会轮流请我吃饭,县长也亲自请了我,并派车把我送回家。这一下不得了了,人人都知道这件事了,甚至有人给我编了传说,说我是天上文曲星下凡。听了那些传闻,家里人也说:“他会做大官的!卖了地也供他!”

开学的时候,家里给了我 80 块现大洋去上师范大学。在那时,80 块现大洋可以在乡下买好几亩地了。

坎坷求学路

天啊!我一报到才知道,就从我考上的那年起,师大也改为自费了。吃饭要自己花钱,一个月伙食费就要 6 块钱,衣

服、帽子也不发了。幸好，讲义、书本还是发的，住宿也还不要钱。我就上了这省钱的学校。

第一年，年假、暑假连家都没敢回，因为回家得花路费，来回就得两三块，我舍不得花这个钱。尽管我一省再省，一个学年下来，我还花了家里 140 多块钱，这在我已经少得不能再少了。然而，家里的父母兄弟都是土里刨食的眼睁睁地对着那几十亩地，这一百多块钱不知道怎么作难才凑给我的！

像我这样的，北大还有一个，他甚至还不如我。他的衣服破烂极了，都是一条一条的。我不知道他以后怎样了。

第二年，我不敢朝家里要钱了。怎么办？我想出了一个办法。一开学，我便去听鲁迅先生的课，因为我要学他卖文章，除此之外也再想不出别的办法了。从 1925 年下半年起，鲁迅先生在我们那儿教两点钟课，学他的笔法，写小说、写诗歌，能写什么就写什么，给报社投稿。竟有一篇晨报采用了，给我三块钱。当时，一个铜子儿可以买一个烧饼，一块钱就可以买两三个烧饼。吃烧饼、就咸菜也能过。我就这样四处卖文度日。“三·一八”惨案后，鲁迅先生走了，我转向研究王国维的《人间词话》。为了把《人间词话》读得清清楚楚，我把其中所引的诗词都找出出处，也改正了个别错误。书写好以后，我原来打算去找王先生，向他请教的。可是那年夏天，王先生投湖自尽了。

就是那年，钱玄同先生来任我们中文系的系主任。我是中文系的代表（当时叫总务，也就是现在的系主任），和他联系很多，他也对我很好。当时，黎锦熙先生也在北师大任教。钱先生、黎先生不知从哪儿得知我写了这样一本书，找去看了后，对我说：“这稿子不错，我们给你出版，可以叫靳德峻（我的原

名)著《人间词话》笺证。”为什么叫“笺证”呢？笺，是注解的意思。改正了作者一些错误，又有自己见解，所以叫做“著”。我说：“不敢！我才刚学习，还是叫个‘编’吧。”黎先生说：“按你的意思，编也可以。”钱先生补充了一句，他说：“你写的书既指出了作者本人的错误，又有自己的意见，应当叫‘著’。”这句话指导了我的一生，从此以后，我下定决心：一辈子写都要有自己的见解。

黎先生就这样定了书名，帮我交给文化学社出版。稿酬大概是八九十块钱，这够我半年的生活费。

书出版后，周作人先生在《语丝》上写了个评，主要指出了一个错误：陶渊明的“请君恕醉人”被错误地印成“请君恕罪人”。那时，《语丝》是我们必读的刊物之一。我看到了他的评，在他给我们上课时，我对他说：“老师，这是我写的。谢谢您指出我的错误！”周先生听了，很快站起来，吃惊地说：“这是你写的？我原以为是个四五十岁的老头子写的。好！好！好！”他连说了三个“好”字，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周先生是在鼓励我呀！此后，我发表文章就容易多了。

后来，黎先生又帮我们成立了“努力学社”，以研究古典文学。文化学社请我们标点古书出版，标点5000字是5角钱，我们标多少他们就出多少，总共出了大约二十多本，其中最出名的是《崔东壁遗书》、《新学伪经考》等。这样我的生活问题全都解决了。

这个出版社为了经营，请黎先生为主联合我们一起选了300多篇古文，称为“活页文选”，通行全国。这些文章都由我标点、注释，出版社每月给我三十元生活费，算我是个临时编辑。

通过这些,我才得以完成6年的学业。也就是这样坎坷的求学经历,使我以后的研究走向了古典文学,标点注释成了我的专业,这一切可以说是由生活决定的。

血雨腥风

军阀割据时代,军阀们不是借助英美的势力,就是借助日本的势力。一旦执政便各投其国,卖国求权。大好神州行将陆沉。

国难当头,匹夫有责。大学生充满着爱国激情,国家的存亡和自己的生命联在一起。我们没有一个月不在天安门开大会、游行示威的。当时最出名的是北大、师大,北洋政府在北京大学第二院驻军500人,学生们稍有举动,军队就把二院包围了。师大门前没有这么广阔的土地,所以没有驻军,但也经常被军警包围。同学们都和军警打惯了,人人都有根本棍子。每次游行的时候,我们就在队伍之前举着一根大旗等,朝两边一挥,便把军警们打退了,我们才得以冲出校门。

大沽口事件之后,日本反向中国提出抗议,发出最后通牒,并以武力相威胁。

这激起了全国人民极度的愤慨。3月18日,北京各界五千多人在天安门前举行游行示威,反对帝国主义的最后通牒。我们师大也去参加了。军警得知了,把学校围得水泄不通。在我们往外冲时,一个同学的帽子被打掉了,他伸手去捡,军警们趁空儿一拥而上,把队伍卡断了。那一天只冲出去200多人,还有四五百人被困在学校里。我也被困在学校里,眼看着这出去的200多人被军警打得头破血流,却无法出去援助。

同学们是多么英勇呀！他们还是冲到了天安门开了会，并在会后组织了请愿团，要到段祺瑞政府去请愿。然而，谁也没有想到，当队伍行至铁狮子胡同国务院东辕门时，手无寸铁的请愿群众竟遭到了事先布置的军警们的枪击。据后来的史料证实：枪击长达半个小时之久，死亡40余人，伤200余人。我记得，大约晚11点时，师大抬回了一具尸首和几个受伤的同学。面对这样的惨况，全校师生失声大哭、痛哭，北大、女大也如此，整个北京哭声一片。

1926年3月18日，反动执政府对人民的屠杀是血和泪的史实，任谁也抹不掉！

第二天，反动文人在报纸上发表文章，诬蔑学生们是受共产党的欺骗。那时，共产党是有的，可大多数人却对她知之甚少，我们只是凭着爱国热情和中国人的责任心去这样做的。

鲁迅先生的文章——《纪念刘和珍君》发表了，那是蘸着青年们的血写的，也是蘸着他自己的血写的。全北京的大学生沸腾了，共同喊出了一个声音：“鲁迅先生是‘中国青年的导师’。”从那儿以后，听他课的人增多了。可是后来，他来得少了，以后竟不能来了，因为他上了黑名单，时刻有特务跟踪。不久，鲁迅先生悄然南下了，北京的大学生们都仰望蓝天，只有泪下！

对我的一生影响巨大的还有一件事儿。

我们同学里有几个共产党员，他们后来都成了新中国的高级领导。1929年7月里，可能经由他们推荐，党找到了我，让我参加小组学习。

那时候，我们的思想是幼稚的，也是复杂的。怎样救中国？不知道。光想着要救，却不知该怎么做。社会流行着各种思想，

我们想知道这个,也想知道那个。突然党让我参加了小组学习,我也莫名其妙。可是一学习,我豁然开朗了,才知道我该走的路,才知道中国该怎么救。回想起来,那真是一次不简单的学习啊!正确的思想在我心里埋下了种子,喜悦的心情不知道该如何表达。我对学习十分着迷,发的每一本小册子都背过了。

万想不到,11月间,小组长宣布党中央的命令:每人交4块钱,买枪支弹药进攻东郊民巷,控制北京城。这好像是一个晴天霹雳。东郊民巷是“国中国”,驻扎了几千名外国军人,平常人经过看都不敢多看,凭我们几个、几十个学生,连枪都没摸过,怎样去进攻?我们大队游行,走到巷口,看到那里警卫森严、枪炮林立,喊“打倒帝国主义”的声音都小了,走过去了才敢放开声喊。我想,这样的命令是幼稚的、冒进的,是列宁说的“左倾幼稚病”,是无谓的牺牲。

到了学习时间,我拿着钱去交,那儿除了组长再没有别人。我问为什么,组长说:“人们都交了钱走了。”我把钱交上也走了,没有再去。

我一直在想:为什么那4个月那样好?而又突然变了,这是什么人的命令?因此,考虑再考虑,我认为:马列主义是好的,成立一个组织也是应当的,可怕的是,领导不好,会人头落地。流血我不怕,但无谓的牺牲我不干。

第二年,蒋孝先进驻北京城,整天价捕人,我怕我们一起学习的人被捕,大车一来总是仔细看着,幸好我们的人没有一个被捕的。那些被捕走的人,没有一个回来过!